

“圣境甘南·心灵之旅”征文启事

风在草茎间流连，远山与云朵缠绵，黄河首曲，水色丰沛旖旎；尕海湿地，黑颈鹤隐约蹁跹；古老悠扬的鹰笛声中，贡巴村口，余羊肉的炊烟，融入圣境甘南。甘南，这片深邃的土地，集诗意浓郁的风景画卷，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，古老质朴的民俗风情于一身，是圣境与红尘相遇的驿站，是自然与心灵交融的净土。为展现甘南独特的自然风光、人文底蕴与精神高度，甘南州融媒体中心举办“圣境甘南·心灵之旅”征文活动，邀请全国文学爱好者，以笔抒怀，书写甘南带给心灵的震撼与启迪，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，传递希望与力量的量。

一、征文主题
以“圣境甘南·心灵之旅”为核心，可聚焦自然

景观、人文精神、民俗风情或个体在甘南的精神顿悟，有感而发，主题鲜明，积极向上，感情真挚。

二、征文要求

- 体裁：散文（2000字以内），散文诗（1000字以内），诗歌（50行以内）
- 作品须为作者未公开发表的原创作品，文责自负，严禁抄袭。
- 投稿方式：电子稿发送至gnrbfk@163.com，邮件标题注明“圣境甘南·心灵之旅”征文“。
- 稿件格式：Word文档，正文小四号宋体，文末附投稿人真实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、开户行：中国XX银行XX支行、开户名：XXX、卡号：XXXXXXXXXXXXXXXXXX等。
- 征文时间：即日起至2025年9月30日

三、主办单位
甘南州融媒体中心

四、稿件刊发
优秀稿件将在《甘南日报》“芳草地”栏目发表，“甘南融媒”微信公众号同步推送。稿费从优！

五、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王丽
联系电话：13893983677

——让我们以文字为舟，溯游九曲黄河第一弯的晨光；以心为印，铭记圣境甘南的月光。

甘南州融媒体中心
2025年6月3日

铺满月光的房间

◎刘亮程

秋天的一个深夜，我从长途客车上下来，穿过黑暗寂静的县城，回到自己的家门口。

我敲了几下院门，没有人回应。妻子和女儿都已熟睡。我又跑到楼后，对着窗户喊了几声，家里依旧静悄悄的。记忆中，我从未这样晚回家。以前我总是还没下班就回来，天一黑便锁上院门，在家里看书或者看电视，陪伴妻子和女儿。

我跳进院子，推开厨房的门，拉亮灯，在碗柜里找到半盘剩菜和一个馍馍，吃了起来。

在碗柜的抽屉里，我找到楼房门上的钥匙，轻轻打开门进去。妻子和女儿都睡在楼上。我打开客厅的灯。我发现，电视柜上多了一个相框，里面是我几年前在承德拍的一张彩色照片。后来听妻子说，是女儿整理书桌时翻出来，她把它摆在那里。女儿已经知道思念爸爸了。

我脱掉鞋，轻轻走上楼梯，女儿睡在楼梯口旁边的一间小屋里。这原是我的书房，背对着街道，有一扇面向朝南的窗户，既安静又阳光明媚。后来女儿也看了这间小房子，便抢去做了她的卧室和书房。女儿睡觉

时喜欢把门从里面扣住，妻子却向来是半掩着门睡觉，我一侧身便进到卧室了。

妻子在床上熟睡，从窗户斜照进来的月光正好落在她露在外面的一条腿上。我似乎多次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样的月光。妻子的脸在朦胧的月光中显得更加美丽动人。我没有开灯，只是愣愣地站在床边，神情恍惚。

我和妻子一起生活了近十年，从未这样长久地离开她。自从有了妻子和女儿，我就从没想过要到别处去生活。我原本打算就这样在这个小县城过一辈子。我把父母和兄弟一个个从农村搬到县城，想让这个家有个好的前景。我做到这一点了，可我还是不满足。

我辞掉安逸的工作，孤身来到乌鲁木齐。我想，我若能在这座城市打好基础，同样能把全家从县城搬进首府，就像当初把他们从元兴宫村搬到县城一样。农民只能靠这种方式一步一步地走进城市，最后彻底放下土地变成城市人。

可我没想到，家园荒芜的阴影又一次蔓延到我的家里。我追求并实现着这个家的兴旺和繁荣，荒凉却



我大气都不敢喘。屋内空气仿佛凝固，那只倒霉的鳖以为天下太平了，果真愚钝地、慢慢地、极其惜命地，把它的蠢脑袋伸了出来。

新生活记

◎妥俏

“你外婆是个人物。”

最初听到这句话是从爸爸嘴里。我问爸爸：“外婆怎么就是人物了？”他说：“她不信鬼神，信自己。”

我对能深刻记起的有外婆在的画面，基本都是带着一丝恐惧的。比如，去外婆家度假，清晨她就会把我拎起来，待我睡眼惺忪地来到厨房时，她已经外出一趟，买了一堆早餐，也不管我爱不爱吃，总之都要让我趁热全部吃掉。然后外婆会说：“走，陪我去买点东西！”当然，我也会弱弱地抵抗：“我不想去。”但外婆会回答：“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。”

外婆不会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，但在菜市场买着买着，她就会把我一个人留在黄鲞摊上。“站好，不要动，我去去就来。”于是留下我惊悚地看着摊位上穿着破洞背心的胖子划鲞丝。

这景象让小孩子甚是难受。像是过了一个世纪左右，外婆终于回来了，手里抓着塑料袋，袋子里有一只狗头尾巴缩起来的鳖。“你干什么去了，去那么久？”我委屈地问外婆。然而，她回答：“卖甲鱼的地方在杀生，小孩子看了不好。”我心里勃然大怒，那划鲞丝和杀王八有什么区别吗？但我一定是敢怒不敢言的，只能灰溜溜地随外婆回家。

回到家，外婆蛮横地命令我：“洗手！换拖鞋！等我一歇！”于是我照例瑟瑟发抖不敢动，因为知道接下来外婆就要去杀那只鳖。纵使她说了小孩子看杀生不好，那也是在她自己的逻辑体系里随口一说罢了。而且，比起“杀”字，外婆更喜欢用“斩”字。她不说“我去杀条鱼”，只说“我去斩条鱼”；也不说“我切盆肉”，只说“我斩盆肉”。

接下来要斩那只鳖。外婆穿着塑料拖鞋，一只脚踩在全身缩到壳里的鳖身上。可怜的鳖。她举起纤弱的胳膊，把刀置于头顶，小小的身子绷紧了肌肉，露出静默的杀气。竟然有一丝好笑。我在纱门外面吭哧一声刚想笑，便遭到外婆的白眼，于是

废品站里的琴师

◎枫河

一学期结束，一堆旧书要处理，我叫来了收废品的老侯。老侯推了推啤酒瓶底厚的眼镜，嘴里叼着绳子，在一大捆书报上绕了一圈。他一脚踩在书本上，一边使劲勒着，一边目光灼灼地看我动手捣鼓音准不行的钢琴，忽听他说：“别乱搞，这是‘铜帽’坏了。”

我回头扫了他一眼，还没想好怎样应对，他已经吐掉了嘴里的绳子，用肢体语言示意我起来。他几乎是夺过我手里的螺丝刀，弯腰如弓，一会儿起身，一会儿侧身，一会儿趴伏，这儿拧拧，那儿松松。事毕，他将螺丝刀递给我，说：“这回应该好了。”

他自然地坐在琴凳上，一排波浪般的音符翩然而出。他在弹《致爱丽丝》，完全忘记了我，忘记了扎了一半的旧书废纸。他时而微笑，时而忧伤，时而甜蜜，终于热泪盈眶。这时，他才想起我，慌忙起身，牵拽着自己质地不明的油污皮夹克，搓着满是裂痕的双手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啊呀，你试试，应该可以了，我是技痒！”接着，他又去扎书报了，一条腿站立，一条腿屈膝，跪压其上，一只手向内拽，一只手向外拉，完全是一个废品收购者的形象。

若非亲眼所见，我真的怀疑他刚才的炫技是一场梦。

我终于明白，自己常在月明之夜、霜飞之夜、下雪之夜，或是微雨的春夜，听见小区里流淌着《姑苏行》《喜相逢》《鹧鸪飞》《小河淌水》《离人愁》这些怀乡怀人的笛子独奏，原来都是出自他之手。这些清越悲凉的音符里，纵使有相逢的欢喜，背景也还是沧桑的。从此每次路过时，我就格外注意老侯和他的收购点。左边是米店，右边是超市，他的收购点占了一大片人行道，前面摆着磅秤，一边是废纸箱，一边是拆得稀碎的电器。他的妻子端坐中间。这个四十多岁的女子，皮肤白皙，五官姣好，常常穿着围裙，要么扎纸壳，要么剥电线，脸上笑咪咪的。有人跟她开玩笑，说她肯定是被骗来的。她笑道：“是的，被他用一根笛子骗来的。”

白天路过，几乎看不到老侯，他蹬着三轮车出去收货了。有时候在路上遇到，只见他的车里堆着旧空调、旧洗衣机、旧冰箱，车胎都压瘪了。他站在脚蹬上，一上一下地使劲蹬着三轮车，汗顺着他黑红的脖子往下淌。

夏天的黄昏，晚饭的时候，常见他光着膀子喝酒。菜一般只有两个，摆放在收来的折叠靠椅上，他坐在小矮凳上，拿着小杯子一口一口地啣。有时微微醺，他会喊路过的我喝一杯。他的妻子端碗坐在一旁吃饭，笑咪咪地看他喝酒。晚霞把他们俩涂得斑斓又耀眼。

他白天从不吹笛子，有时候会拉一段二胡，多是替人调音或整弦。如果雨天不收货，他就靠在椅子上翻书。他只在夜里吹笛子，雨夜里应该也吹过，只是笛声被雨声混淆，我没有听见罢了。

邻居说，老侯原来是京剧团的琴师，他这一生，有笛子，有二胡，有磅秤，有三轮车，有波折，却也不减其逍遥。

望和桥边一野泊

◎林语尘

北京北四环路向东南方向拐弯的地方，有一座大立交桥，叫望和桥。水泥桥身这样一转，那样一扭，四两拨千斤地分出秩序，将匆匆过客导向各自的去处。桥身之上，沥青混凝土的“河道”，承载着无数车辆汇成的钢铁“河水”，日夜奔流不息。

我在这座桥边坐公交车上下班。车站挨着小区围墙，栅栏下，有一片无主的野地，小区园丁不管它，城市绿化也没把它算上。春夏时，这里偶尔爬出一枝蔷薇，开几朵瘦瘦的花，此后便只有狗尾草和灰灰菜随意生长。

夏末秋初时节，那里忽然长出一丛高高的红蓼：十来穗水红色的花，像野店挑出的酒旗，招摇在绿叶顶端。

我童年时见到的蓼花，总生长在水畔。它们从小河岸边的野地里、木桥下，蒿草丛中探出头，如太公垂钓一般，向流水垂下或粉或白的穗子。那大多是酸模叶蓼和马蓼，植株不高大，孩子能轻易采摘。在河边玩耍时，我总喜欢去剥蓼花穗，收集宝石般熠熠闪光的种子。

而这里，虽然也是一座桥，却没有烟汀芷岸、白鹭青鱼。钢铁的“河水”扬起尘烟，路人行色匆匆，各怀心事，连一个眼神都无暇分给它。红蓼花蓬勃盛开，瑞穗低垂，泰然自若，浑身上下紫着鲜明的秋意、野性和静气。

北方的红蓼，常常高大得令人惊叹。有时，它于胡同转角处拔地而起，枝梢与门檐齐高，几乎可以当成树木的“平替”。很难想象，一粒如芝麻大的种子，竟能长成如此伟岸的模样。深秋，蓼叶变黄，落下大半，更显出满枝红穗的玲珑映丽。砖墙低矮，又灰又素，衬得它亭亭玉立、宝相庄严。像什么呢？像古书里说的，大唐四方来朝，有南方来使“危髻金冠，瓔珞被体”，装扮如佛教造像，被称为“菩萨蛮”——端庄华美，体态极妍，在这层皮相之下，又始终藏着不驯的野性。

就是这三分野性、一种静气，让蓼花无论生在哪里，都如同自带一个小世界。在风尘尾气中，在窄巷陋居中，蓼花所在之处，就是一片汀渚。

儿时读《水浒传》，印象深刻的是最后。风烟散尽，英雄黄土，徽宗皇帝在梦里，终于第一次来到梁山泊，但见“红瑟瑟满目蓼花，绿依依一洲芦叶……淡月疏星长夜景，凉风冷露九秋天”。一天掩卷，我突感背后升起一股凉意，激灵灵直上头来。那大约是我初次体会到，壮志常被辜负，热闹终会散场，而人生的伤痛、磨难与遗憾，往往远多过意气风发。

但既生而为人，就得接受这样的设定，且要在这样的设定中，尽可能地拥有一颗笃定的道心。

红蓼被鸟携来一粒种子，落到什么样的土地上，原也没得选择。

什么时候你最自由

◎崔庆龙

现在很多人想要攒够一笔钱后，去一座小城市过一种相对闲适的生活。如果在这样的生活中，能找到一种新的、可以带来“自我效能感”的生存状态，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。但如果这种生活让你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，或者失去了展示自己能力和价值的舞台，失去了过创造性生活的条件，那可就不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。

我曾在微博上写过一句话：“一个人最自由的时候，一定是用必要的约束组织起了混沌的松散的时候。”这句话谈到了对自由的体验。我认为，自由必然存在于一种恰当的限制之中。那种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大把时间，虽然能供我们尽情娱乐、放松，但在这样的时刻，满足感消逝得很快。我们很快就会感到无聊，甚至陷入空虚和抑郁。

我接触过一些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，他们完全不用再为经济回报而支出自己的时间。但最终困扰他们的是，不知道每天该给自己的生活安排些什么事情。如果你去关注这些人的生活，就会发现，他们要么做慈善，要么做另一种工作，比如乡村教师之类，一定会在社会上给自己找一个锚定点。人的存在感始终依赖于社会结构，无论他做什么。

限制虽然给人带来了约束，但也给生活创建了秩序。它让一个人不需要主动思考每天要去做什么，如何使用大块的时间。一旦你不能很好地支配时间，不能给自己的生活创建张弛有度的节奏，就会陷入某种心理困扰之中。

人要活在有张力的结构中，既有一定的压力，又能感受到松弛。恰当的结构可以让持久地拥有一种舒适的生活体验。一个人面对限制，在情感上能够接受，并且有能力随时摆脱限制，这就是我们能够追求的最大意义上的自由。

（摘自微信公众号“人物”）

（摘自《上海文学》）